

<<锦时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锦时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0957707

10位ISBN编号：7530957708

出版时间：2009-8

出版时间：天津教育出版社

作者：荭草 编

页数：24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内容概要

她说，我在人民广场。

她说，我看见成群的白鸽飞过了天空。

他说，上海下起了细小的雪。

她说，我拿到了一等奖。

那些被她精心埋藏于泥土的种子，终于春暖花开。

书籍目录

作者简介
不可延续的情结 不可延续的情结 后来 冬天枯萎夏天盛开 少女莫小默 李寻欢的江湖
为了忘却的纪念 那些我曾无法说出口的事 水城和那些水做的女人 为了忘却的纪念 花的神迹三
四处绝症 我属于某处 绝症 逃学一夜 林白 阿里基斯永远追不上龟日光城 碎片·Ashes 日光
城 一顿早饭 传-说 天的儿子等待苜蓿花开 筱小 又是一年人寂寞 那一场胜似烟花 情·劫
等待苜蓿花开

章节摘录

不可延续的情结陈彤彤 我说：我们像蜗牛，向着不同的方向爬行。
当我告诉你“错了错了，我在你背后”时，才发现，我们已经相隔两个天地…… 我不是一个理智的人，因为理智的人会告诉你怎样获取一个人的心。
就像分析从这里到金贸大厦怎么走最近一样简单。
包括理智的人不会冲动，不会自己做傻事。
总之看看我，你就能猜测到不理智走一道怎样的行径。

在我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怎样一个傻瓜前，我接触到了另一个傻瓜——连峰。
人们都说玩文学的人缺点是较真和高傲，我像是犯了玩文学的通病，所以在大多数人眼里，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怪人，通俗一点就是傻。
自然不会有人说得那么直白，他们担忧傻瓜有一天会变成金凤凰，就像某人横空而出一样可悲。

因此，我稳稳当当地活着，很自在。
连峰是一个安稳甚至有些憨愣的人。
在我看来，这种人是没有头脑的，简单的躯体只配支撑一颗硕大的头颅。
他有女朋友，晚饭后他们经常牵着手穿过楼下的十字花园。
出大门，向左转，直走到中心花园散步。
我之所以这么清楚绝非我另有图谋，而是因为每次放学都可以遇见，久而久之，便遍布各个路段，构成了完整的行程。

其间，打招呼是必须的。
我先微笑，点着头说“你们出来走走啊”，抑或故作关心地说“吃过了？”
“今天天气真冷啊！”

“之类的废话。
他的回答千篇一律，简单的“嗯”一下，样子认真，也就没有给人留下被忽略的感觉。
我觉得这样不好，必要的寒暄从来没有，果真与常人不同。

此后，越发觉得他不通人情世故，呆愣得像木头。
如果可以，我也不愿意认识这样一个木头。
但是事实在这里，他是我的邻居。
墙壁很薄，谁家的锅碗叮当响隔壁都能听得一清二楚。
我甚至有些怀疑墙壁的质地究竟是不是混凝土，尤其是当我尽兴地唱歌时，他会善意地敲敲墙警示，让我惶恐不已。

出于担心他向爸妈反映我的劣迹，所以多数情况下我会收敛，包括见面时的招呼也是一个例证。

楼上有和房屋面积等大的天台。
季节适宜的时候，我很乐意在上面吹风。
远处的马路交错，杂乱，重叠，随着心情的不同会看出不同的韵味。
人生的第一瓶酒的背景就是这些街道，此后成了惯常。
我飘飘然悠晃在天台上，看着远处，有些地方根本不知道在哪里，面熟，翻新的风景在清醒后早已被风带走了，我才知道了什么是现实。

后来试着吸烟，牌子不固定。
烟屁股带着火星从楼上一直轻飘飘地叠在楼下的黄泥坑里，闪着闪着就灭了。
顾太多眼前的风景，就忽视了那股刺激的味道，堂而皇之不过肺，致使我总是闻到一点点烟味就敏感得像小女生一样。

哥哥，你掐掉烟啦，好难闻的味道哟。
楼下嗲声嗲气的小姑娘就是这么说话的。

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我是乖巧的。
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解释，我又是不可理喻的。
我在日记里曾写到这是文人的通病，仿佛这种险似人格分裂的姿态是一件特别令人沾沾自喜的事，仿

<<锦时>>

佛这样就叫独树一帜，另类了，不流俗了。

后来想想，很可悲。

烟多必失。

由坠落的烟头溯源，做这种事的人十有八九是爱管闲事的大妈。

如果要扩大影响力，你可以选择瞄准发射，惹来的骂街会给平淡的气氛中添加些激情。

我无意选择了后者，真的是无意。

老天作证。

后来的事情是这样的。

五分钟后，连峰出现，没等开口我连迭说，我扔的我扔的，不用骂了，真的是我扔的。

他脸上原本没有气，让我的道歉逼得反而有些尴尬，半晌讷讷地问，你吸烟。

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，是狡辩说我点烟为了看火星还是说妈的我乐意你管不着。

都不太契合当下，我干脆靠着墙坐下来，自然地挡住了墙角的酒瓶。

给我一支…… 嗯。

我把整盒烟扔给他。

说你随意你随意。

他就没有客气，酒喝了烟抽了，一点也没有剩下。

天一擦黑，我突然意识到例行的散步时间到了。

我把表伸给他看，他犹豫了一下，随即慌慌张张地走了，没有说再见。

我目送着他们手牵着手依偎着向十字花园走，穿过，出大门，左拐，消失在绿化带里。

街上的行人不多，远处的楼群让我想起了很多惆怅的句子。

我一直回避的煽情还是会在不经意间出现，从邈远的界点蔓延开来。

我想起那支瘦笔，在矫情的意念下居然可以不知疲惫地延行，因为总是有一种矛盾又自私的情感，积聚在狭仄里，左右浮现。

我通常会认为笔下的东西是世间最纯净的，就像阴郁的天空，简单得只剩下了最初始的状态。

我想如果凭这种姿态去描绘这个世界，怕是描不清，而混杂反光的境地，也未尝有力量。

那种感觉像在数自己的肋骨，数不清。

他们回来了，依然是在牵手，在私语。

我以为自己为了等这一幕而吹着越来越冷的风，想自己幼稚得可以，黑天是用来睡觉的，不睡的人傻X。

下楼的时候果不其然碰到了。

我说“你们散步？”

”他回答说“嗯。”

”转身的一刹那，我听到他说早睡哟，不知道是对谁说的，因为门立即被关上了。

两道门，相对。

我把音乐打开，声音很小很小，怕吵到这对恋人。

那晚，我敲键盘的声音，走路的声音，吃饭的声音，都很轻很轻。

像平常一样浑浑噩噩地完成一系列固有的动作，却不像平时那样自然，一点突如其来的交错很生硬，从频频发颤的手指到僵掉的脚趾，遍布全身，我安之若素。

一日，我蜷缩在金山的包间里看电影，有经典喜剧和恐怖片。

我给潇涵电话叫她来玩，很快她就到了，带来了零食和烧串，我们肆无忌惮地坐在地上吃得不亦乐乎。

突然外面有吵闹声，我打开门探出头看，走廊的拐角处有两个人在争执什么。

似乎是一男一女。

我想还是不要管闲事的好。

我把门反锁一下，对潇涵说没事没事，有两个人在吵架，我们继续看。

潇涵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说，好吧，我们看我们的。

门外的声音愈演愈烈，闹剧甚至掩盖了电视机活跃的画面。

<<锦时>>

两个人说话声音嘈杂得像嘶哑的古式留声机，断断续续又尖锐锋利。

潇涵从地上站起来，说，我去下洗手间。

不知怎么，我有种奇异的感觉。

门外两个人的争吵变成三个人时，我开始意识到什么。

我第一次看到潇涵破口大骂。

那个女人面熟，似乎是连峰的女人，对，应该没错。

我隐隐约约意识到这是一场扯不清的恋情，我看见从他们嘴里喷出的水汽缓缓地升空，凝结在玻璃上，退化成小水滴。

我站在门口无所适从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局外人的话都是不明事理的废话。

我选择把门轻轻关上，拨连峰的手机，说什么呢，我不知道，就又挂掉了。

我想我在这种不进不退的处境里就像是一个傻子，说话的分量等同于两片嘴一张一翕发不出声音。

我只是想潇涵怎么了，连峰怎么了，女人怎么了，男人怎么了。

通常在感情的世界里，我分不清对错，就像我一直觉得连峰呆板，潇涵单纯，谁喜欢谁往往变得混沌不清。

在这个可怕又压抑的肮脏的地方，任何欢笑都是短暂的，何况是争吵。

无论如何都不会结果，理不出头绪。

届来是潇涵一脸疲惫的进来，紧紧地关上门，靠在上面，像是害怕外面的人会突然进来。

其实他们不会进来的。

声音散去了，潇涵把平静留给了他们，潇涵说这叫成全。

我从来不善于劝慰一个人，也不善于冷眼旁观。

对于感情，我不会趋之若鹜，更不会避而远之。

我想告诉潇涵生活的这样一种调子，但她毕竟只是一个适于吃吃喝喝的朋友，我们从来没有敞开心扉唠叙过以外的事情。

生命里的形形色色的人，如今难得串联起来，形成的却是一个乱七八糟的剑刺。

受伤的无论是谁都不会像小说里那样坦然，看着潇涵挎起背包落寞地离开，不知怎么想到的仍旧是连峰，想到的是天台上耗尽的半包烟和半瓶酒。

我说喂，你失恋了。

他抬起头，笑了。

他为什么会笑，让我很疑惑。

但分明嘴角是往上翘的。

我伏在护栏上，虔诚地看着未知的远方。

我想远处也会有分分合合，只不过因为太远感受不到罢了。

该是惯常的散步时间了，我把表给他看，他又笑了，说刚穿过中心花园。

那一刻，我想我真万恶。

尴尬间，我说祝你好运你会幸福的，就离开了。

我想在那一刻语言文字都是没有力量的了，更有些多余。

就在将要开门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墙上干挂着一只蜗牛，不知道它在犄角旮旯里爬行过多么久。

用手一碰，它落回了地上，肉体在壳里干枯紧贴。

时间对于蜗牛来说是残忍的，如果说度过，无疑是一场慢吞吞的旅行。

凌晨时候，连峰从天台下楼，估计是去酒吧了。

失恋的人往往是这么做，把自己搁置在一个忘乎所以的境地，逃离暂别这无法磨灭的印记。

墙仍像扩音器，他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，后来听到楼下大铁门沉重的闷响，是出去了。

后来是汽车发动的声音。

我想如果酒后驾车的话很危险。

我发短信说你注意安全啊，不要太伤心了。

后来想想，我发现自己确实可恶，连句话都能把人往更伤心的地方推。

不知道他看后什么感受，有没有想把我撕碎的冲动。

<<锦时>>

原本看来。
倒不如沉默。

我要是有这点意识，就不至于写文章了。
这说明我的意识还不够，仅仅停留在理想化的轨迹里，做出来一些小说模式的行径。
我依然在虚幻中。

即使有时觉得自己俗不可耐。
我依然不明不白，是在走呢，是在跑呢，是在唱歌呢…… 我曾对自己说过，我会找一个让自己心安的男孩守护我一辈子。

后来不断有人质问我，你觉得你做的事情让你心安了吗。
抱歉，我不知道什么是心安，感情的事上我是个白痴，是那种做个梦也会咬自己手指的人。
猛然间，我觉得自己降到了谷底，不配拥有所拥有过的一切。

我想连峰在酒吧里没心情看风景，他那种呆瓜些许会一门心思地吞咽灼人的液体。
我开了一排啤酒放置在茶几上，从最东面的那一瓶开始，打算度过这样一个晚上。

喝到第三瓶时，我想连峰有什么好的，怎么会有人喜欢他。
第四瓶时，我想连峰什么时候能走出来，再找一个更好的女孩子呢。
第五瓶的时候，我想我为什么在想连峰，他是一个傻瓜。

第六瓶的时候。
我想我如果真的喜欢连峰，那是多么可悲的事啊。
第七瓶的时候，我吐了一地，我想就让我可悲一次吧，因为从来没有这样可悲过。

那晚上，我忘记了什么天气，弥漫在房间里的阴郁沉重地压将下来。
我无法缅怀，也无法奢望，我眼前的玻璃瓶还整整齐齐地搁置在一条直线上，散发出的浓烈的味道从地板上一一直蔓延到天花板，我夹在中间像一种煎熬。

我跌跌撞撞地走到房间中央，软了下去，失去方向。
连峰那晚走后就再也没有回来，排除酒吧里小姐的缘故，排除去找前女友遭到暗杀的缘故，排除酒后驾车被拘留的缘故，排除荒地自杀的缘故。

总之，我想了很久。
后来，他的房子就没有再进过人，楼下的大妈说他死了，因为喝了酒被车撞死了。
真是胡说。

编辑推荐

历届新概念大赛获奖者，《萌芽》、《花火》、《南风》、《新蕾》、《花溪》等流行杂志核心作者。

继韩寒、郭敬明、张悦然之后新生代青春文学领军人物携新作闪耀登场。

我说：我们像蜗牛，向着不同的方向爬行。

当我告诉你“错了错了，我在你背后”时，才发现，我们已经相隔两个天地…… ——《不可延续的情结》 写到这里。

我决定结束。

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。

我现在所能做的：就是珍惜。

——《那些我曾无法说出口的事》 在这个小城里，在大多数可以生活的的时间里，这里的人轻轻地呼吸，偷偷地瞌睡，安静地等待着油纸伞下的爱情。

走过的人，停歇的人依旧如常。

——《水城和那些水做的女人》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